

人类意志力的伟大偶像
世界十大杰出女性之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自传

〔美〕海伦·凯勒著 高君韦译



海伦·凯勒
高君韦

民国才女首次引进译本

美国著名的心灵作家巨作

美国著名盲聋作家海伦·凯勒自传体著作，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本书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出版的版本超过百余种，被誉为全球第一励志书。

吉林出版集团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名家名译
中英双语对照
精美图片珍存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自传

The Story of My Life

[美] 海伦·凯勒 著

高君韦 译



吉林出版集团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 (美) 凯勒 (Keller, H.) 著；高君韦 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87-3976-3

I. ①假… II. ①凯…②高… III. ①凯勒, H. (1880~1968) —自传 IV. ①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0679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郑舒文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美] 海伦·凯勒 著 高君韦 译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鑫富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 640×980毫米 1/20 字数 / 183千字 印张 / 18.5

版次 /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著名的盲聋学者、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所写的自传文学书籍《我生活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从1902年4月开始，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连载，出版后轰动了美国文坛，被誉为“1902年世界文学上最重要的两大贡献之一”，甚至曾有专家称其“就文学成就来说，和卢梭的《忏悔录》相比毫不逊色”。

本书以翔实生动的笔触记载了海伦·凯勒从小到进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这段时期的个人成长故事。海伦·凯勒幼时还得到文学、艺术、科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的关怀和帮助，这不但使她受到教益，更重要的是给她以精神慰藉。书中频频说到的科学家贝尔等社会名流同她交往，读之很有兴味，使人很受启发。

本书是由民国才女高君韦翻译的作品，译为《盲聋女子克勒氏自传》，本次出版将书名改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

传》，还把原译稿中民国时期的英译人名、地名等，尽量改为更符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通用译名，特此说明。

海伦·凯勒被誉为19世纪的奇人，20世纪的英雄偶像，是人类永恒的楷模，永远的灯塔。她不但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人。而且，她还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五种语言，完成了她的一系列著作，并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机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因而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美国十大偶像之一”，荣获“总统自由勋章”，被誉为美国的高级公民。她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1959年，联合国在全球发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海伦·凯勒”运动，以资助世界各地的盲聋儿童。1960年，描写她成长经历的剧本《奇迹的创造者》获普利策奖，并被拍成电影。她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她那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永远载入了史册。

高君韦女士事略

社员高君韦女士，福建长乐人，高梦旦先生之次女，高君珊女士之妹也。幼时入上海爱国女学，旋卒业于民立女子中学，及圣玛利亚书院，继入沪江大学凡二年，十三年秋转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食物化学，历时两年有半，得学士硕士学位，于十六年三月返国。在各校成绩斐然，荣誉交至。民国十六年八月应燕京大学之聘。赴北京就事未久，即患卵巢病，在协和医院施手术后病转剧，于翌年一月二十六日逝世。女士在求学中亦稍事译述，所著已出版者有《希腊小史》、《当代化学之进步》（见科学杂志十一卷十二期）、《盲聋女子凯勒自传》等文。若天假之年，对于科学之造就必有未可限量者，乃竟早逝世，惜哉！

（录科学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

译 者 序

海伦·凯勒的名字和事迹，在美国学界上，谁也知道的。余久闻其一生之奇迹，以为言者或张大其辞。去年秋间，在纽约省伊萨卡得亲见其人。并且听见她的演说，和助她成名的沙利文女士的叙述，格外叹她可惊之成功。马克·吐温说：“十九世纪的人物，可以算拿破仑和海伦·凯勒是出类拔萃的了。”拿破仑轰轰烈烈，是一代的英雄，病废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和他比呢？自从欧西教育方法进步，聋哑的用他们视觉的帮助，学着说话的有好些人；瞎子用他们听觉和触觉的帮助，受教育学音乐的也有好些人；至于一个人，自幼即失去他的视觉和听觉，像凯勒这样的，好像是没有希望的了。劳拉·布里奇曼虽然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盲聋女子，她的成绩不算十分昭著；况且她也不能说话。凯勒既能说话，并且她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学的女生部毕业；她的著作也很受各界的欢

迎。她既然能有这样的成功，从此后无数盲聋的人，也有一线之望，不至于永远沉沦于废人之列。凯勒的功绩，岂不可算是前无古人吗？

凯勒感黑暗生活的困苦，和盲人教育之不可少，联络几个慈善家，创办一个凯勒盲人教育基金会（Keller Found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Blind）。近两年来，不辞劳苦遍游美洲，开会集资，所到的地方，极受各界的欢迎。人们看见她的精神，听她的演说，亲眼看见教育的成绩，没有不慷慨解囊的。去年到伊萨卡就是为这桩事。凯勒体格高大雄壮，那时年已四十六，一种活泼的神情依旧像少年一样。说起话来，姿势比别人加倍。这也怪不得她，因为她一向倚赖她的手，做她表情的工具。说话的声音还明了，不过高下节奏，不什么自然，初听不容易明白罢了。

除凯勒自己演说之外，她和她的先生沙利文女士，还当场表演凯勒学语言的方法。聋哑的人学话，是用眼睛看别人的口的各部的运用，非但能明白他们说的话，并且依着他们运用，也能发同样的声音。凯勒不能用这个方法。她把手指按着说话人的嘴旁——她手指的触觉经过许多练习变成极灵——就知道人家所说的话，她照着运动她自己的口部，就能够发声说话。这自然是经过了许多困难的练习，才有这样的结果。然而也可以见得教育的能方，无往不得胜

利，只要人努力去做罢了。

海伦·凯勒的事迹，记的人不少。最近约翰·梅西把凯勒的自传，向来载在《妇女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印成单行本，后面再附以凯勒的书札，和沙利文女士的书札及记录。这本自传，是一种主观的观察，比较别本传记比较亲切，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不过凯勒对于自己受教育的经过，有的不明白，也有记不清的，所以在教育的立足点上，不免有遗漏之处。译者当于书末，另译几篇沙利文女士的作品，拿来补这个缺憾。凯勒的自传，作于一九〇二年。那时她年二十二岁，在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部二年级。

凯勒除自传之外，又有《乐观》（*Optimism*）、《我的世界》（*The World I Live In*）等著作。

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第一章

我提起笔来，替我自己作传，心中却感到一种畏惧。我现在要把遮盖我幼年时代的幛幕掀起来；但是我好像很犹豫不决。写自传一事，谈何容易。我要想将极小时候的印象，分门别类；但我常常把过去的事和幻想看作一样。大凡一个成人述自己孩提时候的经验，不免要不知不觉地依着幻想力，自由增减润饰。有几种印象，历历如在目前，其余的却仿仿佛佛，不能捉摸的了。并且稚年时的喜怒哀乐，到这时一大半都失去它的锋芒。还有许多关于我教育上很重要的事故，也每每因为一时的刺激，把它忘掉了。所以要除去冗长的弊病，我姑且将我自以为有趣味，兼有价值的遭遇，一一略叙大概。

我生于1880年6月27日，在阿拉巴马省北部塔斯喀姆比亚小城中。

我的家世，在父亲方面是卡斯珀·凯勒的后裔。卡斯珀生于瑞

士，后来迁于马里兰省，就在那里起家立业。我瑞士祖宗中有一个人生在苏黎世地方，算是第一个聋童教育者。他还著有一本书，讨论聋哑教育的问题——这总算是一种巧合；然而哪一个君王的先代中，没有一个奴隶；哪一个奴隶的先代中，没一个君王呢？

卡斯珀的儿子，就有我的祖父。他在阿拉巴马省，开垦了一片很大的地，因此就住在那里了。听说他每年一次，骑马由塔斯喀姆比亚到费城去置办地方上应用的东西。我的姑母那里，还藏着许多他当日所写的家信，其中记他旅行的事迹不少。

▼ 海伦·凯勒浮雕像



我祖母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穆尔，曾经做过拉斐特将军的帮手。她的祖父名叫亚历山大·斯德普伍兹，是当日弗吉尼亚的殖民太守。她和罗伯特·李算是表兄弟。

我父亲亚瑟·凯勒，是南部联军中一位军官。我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续弦妻子，年纪比他小好几岁。外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苏珊娜·E·古德休为妻。他们住在麻省纽伯里好几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就生在纽伯里波特，后

来迁至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南北战争起时，他在南军服务，后来升到师团长的地位。他的妻子露西·海伦·埃弗雷特，和爱德华·埃弗雷特及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是同宗的。休战之后，他们迁居于田纳西之孟斐斯。

我未曾得到使我盲聋的病以前，我们住的房子很小，一共不过一大房一小房。小房是为仆役而设的。我们南方的风俗，在正屋之旁常常造一所小住宅，好像一种附属的旁屋似的。我父亲在南北息战之后，盖这么一所小住宅。等到他娶了我母亲之后，就住在这屋子里。小屋子外面，完全被葡萄树、蔷薇花、金银花密密地遮着。远远望着倒像是一所园亭。外面的小洋台也藏在黄色玫瑰和南方土茯苓花的花丛里，因此便成了歌鸟蜜蜂的世界。

那大座的正屋，离开我们的玫瑰棚不过几步。我们叫它作“绿藤”，因为这屋和这屋四周围的树木及篱笆，都挂满了英吉利种的绿藤。正屋旁的旧式花园，是我小时候的天堂。

就是我先生未来以前，我也曾摸摸索索地沿着黄杨木篱笆，依着我嗅觉的引导，去找寻初次开花的百合和紫罗兰。有时遇着我性气发作之后，我也是偷偷地到这里来，把我滚热的脸，藏在温凉的草叶中间，心中就感到一种安慰。我忘形埋身于花丛之间，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呀！我欢欢喜喜地踱来踱去，有时忽然走到一棵美丽的

蔓藤旁边。因为它的花和叶子，我就认得它是那棵遮盖在一所旧亭上的蔓藤。我也知道我已经到了花园的尽头了。在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挂在树梢上的茉莉，还有一种很罕见的香花名字叫作蝴蝶荷，因为它的轻脆的花瓣和蝴蝶翅相像。但是那玫瑰花——它们是最美丽的了。我在北方的花房里，从来没有看见像我们南方人家园里种的这样中人意的攀缘玫瑰花。在我们回廊外面，它们一丝丝地倒垂着，使空气完全充满了它们的芬芳之气。晨日初上，朝露未干，它们的花朵是何等的温柔，是何等的高洁，我不能不时常想念着，究竟它们是不是和上帝田园里的日光兰相似呢。



▲ 海伦·凯勒儿时的故居“绿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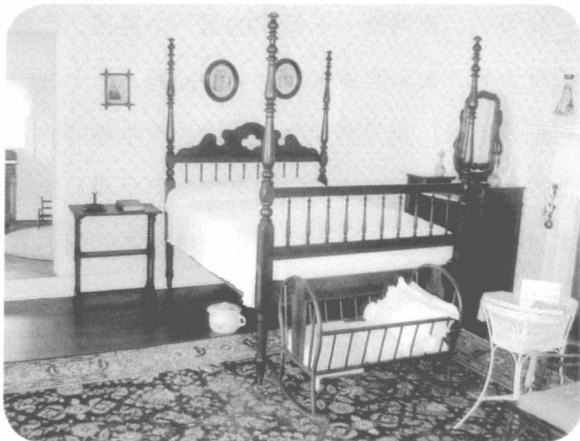
我初生的时候，是很普通很简单，和别人的，也无什么不同之处。我来，我看见，我得胜——每家的第一个婴孩，都曾经过这些步骤。我出世之后，大家照例议论命名的问题。个个都说长女的名字，是不可轻忽的呀！我父亲说我该取名为米尔德丽德·坎贝尔，因为这是他很敬重的一个先代祖宗的名字。但是我父亲后来就不加入在这命名讨论会，于是我母亲就决定把她母亲的闺名海伦·埃弗雷特赐我为名。后来上礼拜堂的时候，我父亲把这名字忘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本来不愿用它的。牧师叫他报名的时候，他只记得，他们已决定，我应当用我外祖母的名字，因此他说海伦·亚当斯^①。

他们说我还襁褓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一种刚强奋斗的精神。我无论看见人家做什么，争着要学的。六个月的时候我就学着说“你好”。有一天，我说“茶，茶，茶”，说得很清楚，把人都诧异起来。我病后还记得一字，也是当日所学的。这字就是“Water”字。我说话能力完全失去后，我还会说wah-wah，代表水的意思。直到后来我学着能拼这个字，我才不用这音来代表水。

他们说我一周岁的那一天，是我走路的第一天。我母亲把我从

① 亚当斯乃海伦外祖父之姓氏。——译者注

▼ 海伦·凯勒儿时的卧室



浴缸中拿出，抱在膝上。我忽然看见窗外树叶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微微跳动。我从母亲膝上溜下来，跑去捉那些影子。这冲动一过，我便一跤跌下，哭着叫母亲来抱我起来。

这欢乐的光阴，是不长久的。一个百鸟争鸣、歌声盈耳的春天，接着就是夏天，玫瑰花和各色的果子充满了世界。草也黄了，叶也红了，萧条惨淡，又是深秋时节了。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看看到了暗淡的二月天气，我的病发生了，从此后我耳朵也塞住了，眼睛也闭着了，活活地把我葬送在没知觉的世界中，简直是又做了一度初生的婴孩。他们说这是很厉害的胃和脑的血淤病，医生说我

是活不成了。一天早晨我的热忽然退了。来时奇怪，退得也奇怪，一家欢天喜地似的。谁也不知道从此后我也不能看见不能听见的了，真是连医生都没想到这一层。

我回想起来，好像我还糊糊涂涂记得些病里的事。我尤其记得，我醒的时候，母亲如何温柔忍耐地安慰我，要减除我的痛苦。我也记得我从半睡里醒来，如何把我干而且热的两眼，不向着从前所喜爱的光中望，而向着墙上望，因为那日光一天一天地暗淡起来。除了这几种模糊的追忆以外——如果它们是一种追忆——别的都像不是真的，倒像是一种梦魇似的。渐渐地我对于我的不闻不见的日子也习惯了。我也不记得我从前曾度过不盲不聋的时代，一直到她来了——我的先生来了。她来了，我的灵魂方才有了自由的一日。但是在我起初的十九个月之内，我也曾看见过宽阔碧绿的田野、澄清的天空以及花草树木。这些景象，虽然我失了视官，却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我们若曾经一度看见过外界，这宇宙和宇宙所包含的都永远属于我们了。

